

## 論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中“什麼”的注音

金鍾讚\*·何洪峰\*\*

### <目次>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I. 引言               | V. 《現代漢語詞典》“什麼”等詞的注音商榷 |
| II. “什麼”的讀音獻疑       | VI. 結論                 |
| III. 從輕聲的音高看“什麼”的讀音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IV. 語音感染與“什麼”的讀音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### I. 引言

當我們教漢語“什麼”的讀音時，總是覺得有些疑問。《現代漢語詞典》<sup>1)</sup>上“什麼”的注音是“shénme”，但我們注意到口語中的實際讀音並不是“shénme”。“什麼”一般說來有兩種讀音，一為“shěnmě”；一為“shénme”。一般人都讀“shěnmě”，而偶爾有些人則讀“shénme”。《現代漢語詞典》只收錄了“shénme”的注音，認為正確讀音是“shénme”，儘管人們讀的往往是“shěnmě”。

本文擬首先從“第二聲+輕聲”的類型看“什麼”的讀音；再探討雙音節詞“重輕”格類型中輕聲音節的音高與前一個音節聲調的關係，以及語言感染與“什麼”的變讀；最後我們將提出對“什麼”的注音以及標音意見。

\* 韓國安東大學 中文系 教授

\*\* 中國華中科技大學 中文系 教授

1)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，《現代漢語詞典》

## II. “什麼”的讀音獻疑

“什麼”在我們所考察的詞典裏都標注為“shénme”，沒有異見，但我們注意到多數中國人讀的“什麼”，並不是“shénme”，爲什麼呢？

劉乃華說：

在調值上，由於音量的增強會使調值特別分明，因此，重音的調值是保留得最完整的。它幾乎和單字的調值相差無幾。而中音音量減弱，就必然使調值多少會有點兒變化。我們再把“福氣”和“服氣”這一對同音詞比較一下，“福氣”的重音在“福”，“福”保持了原有的陽平調值35，雖然“服”仍然能夠聽出陽平的味道，調值與陽平的基本調值相近，但它畢竟沒有“福”的調值那麼清楚、那麼準確了。<sup>2)</sup>

劉乃華注意到“福氣”、“服氣”分別是“重輕”格、“中重”格。同樣是第二聲的“福”與“服”字，在調值上有所不同。“重輕”格中的“福”是35調，而“中重”格中的“服”是34調。“什麼”如果如《現代漢語詞典》所說是“重輕”格(shénme)的話，“什”的調值一定是35。

讓我們考察一下其他“第二聲+輕聲”的類型。例如：

明白míngbai	名字míngzi
別的biéde	名堂míngtang
前邊qiánbian	房子fángzi

漢語雙音節詞的輕重格式主要有三個類型，“中重”格，“重中”格，“重輕”格。“明白”、“別的”、“前邊”、“名字”、“名堂”、“房子”等都是典型的“重輕”格類型。前一字的調值是35調，後邊的輕聲音節讀音都必定是輕、短、低的。

至於“什麼”，有人確實把“什”讀成35調，而把“麼”讀得輕、短、低，與“明

2) 劉乃華，〈普通話雙音複合詞音強規律初探〉《語言文字學》 p.56.

白、別的、前邊”等完全一樣讀輕重調式。但不少人將“什”讀得較低，跟真正的35調有很大的差距，而且把“麼”讀得很高，跟第二聲後面的輕聲很不一樣。因此，我們懷疑不少人發的“什麼”的讀音不一定是“shénme”。

### III. 從輕聲的音高看“什麼”的讀音

在雙音節詞中，輕聲音節字的音高一般認為是由前一個音節的聲調決定的。<sup>3)</sup>如林燾說：

陰平+輕聲(桌·子) 55+3  
陽平+輕聲(房·子) 35+3  
上聲+輕聲(椅·子) 21+4  
去聲+輕聲(凳·子) 53+1

這種變化非常有啟發性，上聲在一般輕音之前只讀成“半上”[21]，它後面輕音音高是[4]，兩個音節恰好共同構成一個全上聲的調值[214]。<sup>4)</sup>

林燾認為，“陰平+輕聲”、“陽平+輕聲”時，輕聲的音高是3度。<sup>5)</sup>學者們對去聲後面的輕聲都沒有異見，一致認為音高是1度。至于上聲後面的輕聲，却有不同意見，大致認為是4或5度。<sup>6)</sup>

周同春說：

顧名思義輕重音是人們對語音的強弱的判斷，應屬於音強的範圍。實際上，

3) 過去我們以為輕音的音高只受前面音節影響，這種認識顯然是不夠全面的，因為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，輕音的高度同時要受到它後面音節的影響。

林燾，《語音探索集稿》 p.11.

4) 林燾，《語音探索集稿》 p.24.

5) 這種認識有商榷的餘地，如有人認為是2度，有人認為是2~3度，另外一些人認為陰平後面的輕聲是2度，而陽平後面的輕聲是3度。我們認為陰平後面輕聲的音高，其實與陽平後面的音高差別很不明顯，歸入3度，或者歸入2度都可以。

6) 毛世楨，《對外漢語教學語音測試研究》 p.192.

根據聲學儀器測量的結果，人們發現輕重音并不只是音強的問題，甚至主要的不是音強的問題。從北京語音中被稱為“輕音”的音節來看，有時音強確實較弱，但有時并不如此。

……

但是，北京音“重輕”式的雙音節詞，如果前一音節為上聲時，情況則有所不同。如圖49所示。

從圖49中的振幅曲線來看，“輕聲”音節似乎比前面的上聲音節還強，或者說差不多強弱。<sup>7)</sup>

周同春發現，與出現在第一、二、四聲後面的輕聲不同，出現在第三聲後面的輕聲音節比三聲音節還強，或者說差不多強弱。典型的例子是“父親”、“母親”。這裏的“親”都是輕聲，而音高相差懸殊。“父親”的“親”發得很低且很弱，而“母親”的“親”發得很高且很強，音高跟第一聲差不多。這無疑是跟前一音節字“父”、“母”的聲調有密切關係。

“第二聲+輕聲”的時候，例如在“míngbai、míngzi、biéde、míngtang、qiánbian”等詞中，輕聲音節字讀音不高，高度為2或3且也較弱。再看一下與“什麼”的注音“shénme”在發音上有密切關係的“神氣”。“神氣”有“shénqì”“shénqi”的注音，“shénqì”屬於“中重”格，“shén”的調值是34，而“shénqi”屬於“重輕”格，“shén”的調值是35，是跟“重輕”格“shénme”的“shén”是完全一樣的。而且輕聲“氣”、“麼”的音高也一樣，發音都較弱，較輕。

“shénqi”的“qi”音值比較低且較弱，但是多數人發的“什麼”的“麼”在音高、音強方面與“qi”有顯著的差異。“麼”的讀音較高且較強這一點證明“什”的音是很低的，四聲中只有第三聲是低調。<sup>8)</sup>我們考察一下“四聲+輕聲”的關係。

7) 周同春，《漢語語音學》 p.117.

8) 呂光旦先生說：“陰平是一個高平調，去聲是一個高降調，陽平是一個低升調，由於輕聲太少，而且短暫，這樣的分布會使得漢語聽起來老是在高調上“旋律”，低調明顯不足，那麼漢語語音的音樂性也就要大打折扣。如果上聲字真是一個214的話，那就更加劇了這一不平衡現象。由於事實上上聲字絕大多數讀作211，作為一個低降調，它加強了低調部分，均衡了高低調的分布，使得漢語的語音旋律高低錯落，抑揚有致，高低音調的分布大致平衡。”呂光旦，《對外漢語論叢》 p.7.

第一聲+輕聲: 媽媽 māma

第二聲+輕聲: 神氣 shénqi

第三聲+輕聲: 母親 mǔqin

第四聲+輕聲: 爸爸 bàba

我們注意聽上面的例子, 不難發現以上詞語中的輕聲大體可以分成中低調與半高調兩種。<sup>9)</sup>第一、二、四聲後面的輕聲是低調, 而第三聲後面的輕聲是半高調。第三聲後面的輕聲為什麼要讀得較高呢?

在“第三聲+輕聲”中第三聲讀成前半上211, 這裏主要的音高是低平調11。如果很低的“什”後面加上的“麼”也很低的話, 在發音上是很困難的。因此三聲後面的輕聲一律都是變高的, 這是第三聲後面的輕聲的特徵。因此我們推測“麼”前面的“什”是第三聲, 而不是第二聲。

沈炯說:

任何漢字不論是詞, 都可以被獨立稱指, 那種讀音只是它的名稱, 例如: 誰 shuí, 這個zhègè, 什麼shénme, 含糊hánhú。文本中的漢字用稱指方式一個個讀出來是不成話的。語文朗讀訓練是讓學生學會把書寫形式轉換成口語有聲形式, 念出真實的話語來。文本裏每個字的讀音是近3000個音節裏的一個, 因此會說: 誰shéi, 這個zhèige, 什麼shěnmé, 含糊hánhu。<sup>10)</sup>

沈炯將“什麼”的讀音注成“shěnmé”為我們的推測提供了一個證據。

一般認為上聲最長, 去聲最短。林燾、王理嘉的北京語音實驗都證明了這一點。<sup>11)</sup>但四聲出現在句中的時候情況有所不同。林燾、王理嘉據北京語音實

9) 毛世楨先生說: “普通話四個單字調中, 陰平、陽平、去聲三個都是高調。”“這裏上聲的問題更說明一下。上聲單字調的調值是214, 從調型上講是降升調; 但是在語流中上聲音節念214的很少, 即使念214, 前半段21的低降部分表現得較為突出(所以叫長比例大), 後半段14的上升部分表現得較弱, 聽覺上不太顯著。因此上聲單字調最後的落點即使升到了34, 它仍然是一個低調。

毛世楨, 《對外漢語教學語音測試研究》 p.163.

10) 沈炯, 《漢字形音義的廣義語言學解析》《語言學論叢》第二十一輯 p.266.

11) 林燾、王理嘉說:

驗列表如下:

<表 12> 單韻母音節的調值時長(單位: ms)

調值	一	二	三1	三3	四1	四4
時長	220	241	230	226	223	208
比例	0.99	1.08	1.03	1.01	1.00	0.93

.....

<表 13> 複韻母音節的調值時長(單位: ms)<sup>12)</sup>

調值	一	二	三1	三3	四1	四4
時長	266	271	265	251	270	259
比例	0.99	1.00	0.98	0.93	1.00	0.96

林燾、王理嘉又指出上聲有三種調值: 在停頓之前讀曲折調, 在上聲之前讀升調(三3), 在非上聲之前讀低降調(三1)。<sup>13)</sup>

依據林燾、王理嘉的北京語音實驗, 上聲有三種不同的調值。出現在停頓之前的上聲在四聲中最長, 但句中的複韻母上聲, 出現在非上聲之前時, 變得比陰平、陽平和去聲還要短。

去聲有兩種調值, 在非去聲之前讀一般降調(四1), 在去聲之前讀高降調(四4)。如果就“重輕”格來論, 有如下類型:

陰平 + 輕聲

<表 16> 句末聲調時長(單位: ms)

聲調	陰平	陽平	上聲	去聲
時長	274	320	335	268
比例	1.02	1.19	1.25	1.00

林燾、王理嘉, 《北京語音實驗錄》 p.174.

12) 林燾、王理嘉, 《北京語音實驗錄》 p.172, 173.

13) 林燾、王理嘉, 《北京語音實驗錄》 p.174.

陽平 + 輕聲  
上聲 + 輕聲  
去聲 + 輕聲

其中最長的是陽平，最短的是上聲。

由此可見，在什麼(shénme)與什麼(shěnmě)中，什(shén)比什(shěnmě)讀音長很多<sup>14)</sup>，而且具有35調值。值得注意的是什(shěnmě)不但比什(shén)讀音短很多，而且也只具有第三聲的低調特徵。

#### IV. 語音感染與“什麼”的讀音

如上所說，“什麼”有兩個讀音，一為“shénme”，一為“shěnmě”。在我們看來，“shěnmě”比“shénme”讀起來順口一些。問題是為什麼同類的“明白”、“別的”、“前邊”中的“明”、“別”、“前”都沒有第三聲的異讀，而只有“什麼”的“什”有第三聲的異讀呢？

「語音演變沒有例外」，是語言學家研究語言歷史發展時的基本信條。語言學家們還進一步主張，如果發現了例外，那一定不是真正的例外，而是某種特殊的變化，只是這種變化的規律尚未為人知曉而已。<sup>15)</sup>那麼是什麼原因使“什麼”又有了“shěnmě”的讀音呢？

周同春說：

14) 去聲有兩種調值，在非去聲之前讀一般降調(四1)，在去聲之前讀高降調(四4)。如果就“重輕”格來論，有如下類型：

陰平 + 輕聲  
陽平 + 輕聲  
上聲 + 輕聲  
去聲 + 輕聲

其中最長的是陽平，最短的是上聲。

15) 何大安，《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》 p.97.

有一些字的讀音變化不屬於語音發展演變的一般規律的管轄，即不符合一般的語音演變規律，但却為某種特殊音變規律所決定。如：

“感染”

語法上屬於同類的用法相近的詞，在讀音上互相影響，求得一致，叫做“感染”。例如：“這一”合音變成/tɕəi/，“那一”也由/nA<sup>51</sup>i<sup>55</sup>/合音變成了/nə<sup>51</sup>/；“這兒”合音變成/tɕəi<sup>51</sup>/；……

這麼”影響“那麼”，“那麼”由/nA<sup>51</sup>mə<sup>3</sup>/變成了/nə<sup>51</sup>mə<sup>3</sup>/等。於是，“那”出現了/nA/、/nə/的異讀音。“哪”也受同樣的感染作用影響，“哪麼”出現了/nə<sup>21</sup>mə<sup>3</sup>/、/nA<sup>21</sup>mə<sup>3</sup>/的異讀音，等等。<sup>16)</sup>

周同春提出“感染”這一現象是很有意義的。語法上屬於同一類的用法相近的詞，互相影響，在讀音上求得一致的例子，在普通話中并不少見，<sup>17)</sup> 甚至還有聲調變得一致的情況。

如“咱們”一詞，《現代漢語詞典》是這樣解釋的：

zánmen……包括談話的對方用“咱們”，不包括談話的對方用“我們”……<sup>18)</sup>

有趣的是“咱們”的“咱”現在不少人把它讀成“zǎ”，聲調變得跟“我們”的“我”一樣了。我們認為“咱們”與“我們”是相對而說的，因而“zan”的“n”丟掉了變成開音節，且聲調也變得跟“我們”的“我”一樣的第三聲了。<sup>19)</sup>現在偶爾也有

16) 周同春，《漢語語音學》 p.220.

17) 謝耀基說：

“‘您’、‘他’是‘你們’、‘他們’的合音，現在一般用作尊稱，後面不用帶‘們’。尊稱表示複量時用‘您幾位’，‘他各位’等。但是，近來已越來越多人用‘您’、‘他’後面加‘們’來表示尊稱的複量。”

普通話中也有語法上互相影響，求得一致的例子。人稱代詞“你、我、他”等都用“們”來表示複數。受到這種現象的影響，後面不用帶“們”的“您”、“他”也帶起“們”來了。

謝耀基，《現代漢語區化語法概論》 p.53.

18)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，《現代漢語詞典》 p.4696.

19) 語法現象的系統性也有類化作用。邢福義說：

人把“咱們”讀成“zánmen”，而一般人都把“咱們”讀成“zǎmen”，這種情形很像“什麼”的讀音。

帶“麼”尾的詞有什麼、怎麼、哪麼、這麼、那麼、多麼、要麼。在這些帶“麼”尾的詞中與“什麼”一樣常用的疑問詞是“怎麼”。“shénme”與“zěnmě”中的“n”都受到鄰近的音節“m”的影響，而發成“m”。金基石說：

我們認為這種標音反映了這樣一個問題：因為“怎”和“甚”經常同“麼”字組合，用爲[tsənmə:tsəmə]，語音的逆向同化影響了當時學者們的審音，但不可能是缺乏語音知識而產生的錯誤的標音。衆所周知，朝鮮歷代學者在編纂對譯韻書和諺解書的目的的在於學習漢語，而《老乞大朴通事》系列和《伍倫全備記》等對譯書又是漢語口語教科書，因此明清時期朝鮮學者一直保持着重視現實音的傳統。韻書中區分正音和俗音、今俗音、諺解書中標注在音和右音的努力充分證明了這一點。況且當時的學者具備相當的漢語音韻學知識，他們絕不可能視而不見音韻體系中/-m/尾韻的全面消失這樣一種系統性的演變。由此可以肯定，他們是把“怎”“甚”兩個字的標音當作特例來處理的。<sup>20)</sup>

“怎麼”與“甚/什麼”早已有關係，它們的逆向同化的歷史也相當悠久，中古漢語的/-m/尾韻在北方話裏變成/-n/之後，“怎麼”與“甚麼”的“怎”、“甚”在口語裏還是發成“m”。從“什麼”、“怎麼”派生出來的還有“什麼樣”、“怎麼樣”，可見“什麼”與“怎麼”具有一定的相似處。由於這兩個詞在讀音上互相影響，求

“語法現象的系統性有很強的類化作用。當一個特定系統趨向於勻整，只剩下小塊空缺，這小塊空缺便可能接受類化的強烈影響而得到填補。現代漢語裏，人稱代詞的“三聲”系統十分勻整，“您們”的使用既是客觀上表意的需要，在理論上也是系統性的類化結果，具有填補空缺的作用。看表：

第一人稱	第二人稱	第三人稱
我 我們	你 你們	他 他們 她 她們
咱 咱們	您 您們	它 它們

邢福義，〈說“您們”〉《語言文字學》 p.76.

20) 金基石，〈朝鮮翻譯韻書中所反映的近代漢語/-m尾韻消失的年代兼論“怎”“甚”兩字的讀音〉《語言文字學》 p.44.

得一致，因此，“怎麼”的讀音也影響“什麼”了。現在我們注意的是為什麼不將“怎麼”讀成“zénme”，而將“什麼”讀成“shěnmé”呢？<sup>21)</sup>

周同春說：

四聲的調值，其基頻參數因人而異，以下是某成年男聲的北京音四聲基頻平均數(單位為赫茲)：

第一聲(陰平)：210

第二聲(陽平)：150-220

第三聲(上聲)：130-110-170

第四聲(去聲)：220-120

從以上數值可以看出，五度標記法把北京音四聲定為“55, 35, 214, 51”是大致相符的。<sup>22)</sup>

第三聲單獨讀起來是最吃力的，但它出現在非第三聲音節的前面時，只讀“214”中的“21”(案“21”實際上應是“211”)。這“21”讀起來比起第二聲來還順口且不吃力。“什麼”的讀音就這樣受到“怎麼”的影響，讀成跟“怎”一樣的第三聲了。<sup>23)</sup>

## V. 《現代漢語詞典》“什麼”等詞的注音商榷

“什麼”本是“shénme”，後來才有了“shěnmé”的讀音。《現代漢語詞典》

21) “什麼樣”也同樣讀成“shěnmeyàng”了。

22) 周同春，《漢語語音學》p.112 “怎麼”

23) 變調的原因也很多，其中的一個是字形偏旁類推的影響。周同春先生說：“漢字的大多數屬於形聲字，有表聲的聲旁。許多漢字的聲旁所表示的音由於歷史變遷早已不準確了。但是，人們往往還想利用這種聲旁來幫助識字，確定讀音。自由以來就有所謂“秀才識字認半邊”的傾向。這種照半邊的不正確的音，一旦流傳開，就形成了一些異讀詞。有時候被認為是讀錯的音逐漸又被糾正了過來，有時候却也有將錯就錯，把一些照半邊讀的音肯定下來的情形。這就是所謂“習非成是”的讀音。例如“俱樂部的”“俱”(ㄐㄩ→ㄐㄩˊ)、溪水”的“溪”(ㄒㄩ→ㄒㄩˊ)、”錯綜”的“綜”(ㄗㄨㄥ→ㄗㄨㄥˊ)等等，現在都已經按“半邊”聲旁的音讀了。”周同春，《漢語語音學》p.219.

應該怎麼處理呢?

先看看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中“誰”字的解說:

誰shéi又shuí.....<sup>24)</sup>

將“shéi”看成正音，將“shuí”看成是又音。如果我們考察“誰”字，不難發現“shéi”的讀音比“shuí”來得晚一些。“shuí”[ʃuei 1]中的[u]音丟掉了，就變成shéi[ʃei 1]了。由於現在讀“shéi”的人比讀shuí的人還要多，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不局限於“誰”音的歷史來源，而把後起的“shéi”音當做正讀，這是很恰當的。

“什麼”的情形頗似“誰”的情況。“什麼”先有“shénme”的讀音，<sup>25)</sup>而後來受

24) 《現代漢語詞典》是一本在中國以及在海外最受歡迎的詞典，但這本詞典也有一些不足一些注音值得商榷。試舉例如下：

埋單máidān<方>ㄇㄞˊㄉㄢ。原為粵語，傳入北方話地區後多說買單。

“埋單”一詞來自廣東話，是表示總會、結算的意思，廣東話讀[mai<sup>21</sup>tan<sup>55</sup>]。這一詞被吸收到普通話時，連它的讀音也一起進入到普通話了。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過有人把“埋單”讀成“máidān”。後來因為原詞理據不被人理解，同時“買單”似更可解，於是有了“買單”的寫法。不管寫的是“埋單”還是“買單”，讀音只有一個，是“máidān”。

的士díshi<方>ㄉㄧˊㄕㄩˋ。[英taxi]

“的士”是方言音譯詞，從廣東話傳入到普通話。廣東話讀音是[tk<sup>5</sup>ʃi<sup>35</sup>]，被吸收到普通話以後，受到普通話音系(沒有入聲韻尾)的影響，丟掉了-k而讀成dī了。“的士”普通話讀音並不是“díshi”，而是dīshi。“的士”原來是雙音節語素，是taxi的音譯詞。後來“的士”的“的”很快語素化了，構成了“的哥、的姐、的嫂、摩的、麵的、打的”等詞。這裏的“的”，講普通話的人都讀成第一聲，而從來沒有人說成“díge、díjiě、dísaō、módí、miàndí、dǎdí”的。

《現代漢語詞典》自從1978年12月出版以來，到2005年6月已發行第5版，而“埋單”、“的士”注音失誤並沒有被認識和修正。

我們要考察的是與音變有關的詞語。“因為”《現代漢語詞典》指出有兩讀：“yīnwèi”，“yīnwei”。然而“因為”除此之外，現在還有“yīnwéi”的讀法。例如蘇培成在《信息網絡時代的漢語拼音》p.58 中將“因為”注成yīnwéi：

……yīnwéi hàipà jiālǐ de jīnyú huì bèi hánlěng de tiānqì dòng sǐ

在電視節目中，我們可以聽到播音員也常將“因為”讀成“yīnwéi”。既然已經有很多人把“因為”說成“yīnwéi”了，那麼，《現代漢語詞典》就應該收錄“yīnwéi”這一讀音。“因為”的音變情形與“什麼”顯然有類似之處。

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，《現代漢語詞典》p.1207.

到“怎麼”的影響，才有了“shěnmě”的讀音。

“什麼”音變過程如下：

第一階段：shénme

第二階段：shénme又讀shěnmě

第三階段：shěnmě又讀 shénme

現在一般人都讀shěnmě，而偶爾有人讀shénme。因此，我們以為《現代漢語詞典》應該與對“誰”的注音處理一樣服從多數，將“shěnmě”看成正讀音，而將“shénme”看成又讀音。

## VI. 結 論

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上給“什麼”注的音是“shénme”，然而我們注意到“shénme”這一注音并不符合實際讀音的狀況。

偶爾有人確實把“什”讀成35調，而把“麼”讀得輕、短、低。這時的“什麼”在讀音的類型上與“明白、別的、前邊”等完全一樣，這裏的“什”是地道的35調。但一般人都讀“什麼”時，將“什”讀得較低，而且把“麼”讀得很高。

“第二聲+輕聲”的時候，輕聲音節字讀得不高，高度為2或3且也很弱。至於“什麼”，一般人都把“麼”讀得很高，高到與第一聲差不多一樣，且較強。這的確是“第三聲+輕聲”類型所具有的語音特徵。我們從這一點出發，通過研究

### 25) 張惠英說

最後，再分析一下北京話“什麼”shén·me的語音現象。今北京話shén·me讀的正是“什物”的合音，“什”字[-p]韻尾同化於“物”字的[m]聲母，作為新的韻尾。由於今北京話把古[-m]尾韻都併入[-n]尾韻，所以讀成

shén。其陽平調是由“什”的全濁入聲調變來，古全濁入聲字今北京話讀陽平調，符合古今語音演變規律。“物”讀輕聲而成·me。北京話這種讀“什”為“甚”(陽平)的語音現象，和蔡寬夫、陸游所記唐宋時淮楚方言、汴京話讀“十”為“甚”的陽平調，正相一致。今廈門話則仍讀“什麼”為“什物”，口語常用。

張惠英《漢語方言代詞研究》p.52.

辨析，從而推測出“麼”前面的“什”是第三聲，而不是第二聲。

在普通話中與“什麼”類似的疑問詞可能是“怎麼”。“shénme”與“zěnmě”中的“n”都受到鄰近的音素“m”的影響，而發成“m”。從“什麼”、“怎麼”派生出來的還有“什麼樣”、“怎麼樣”，可見“什麼”與“怎麼”具有一定的相似處。這兩個詞具有共同的表示疑問的功能，因而在讀音上互相影響，求得一致，如此一來，“怎麼”的聲調自然就“感染”到“什麼”了。

“什麼”先有“shénme”的讀音，而後來受到“怎麼”的“感染”，又有了“shěnmě”的讀音。現在一般人都讀成shěnmě，而偶爾有人讀成shénme。那麼，《現代漢語詞典》應該根據實際讀音的情況將“shěnmě”看成正讀音，而把“shénme”看成又讀音。

### < 參考文獻 >

-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，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，北京，商務印書館，2005，6。
- 毛世楨，《對外漢語教學語音測試研究》，北京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2，8。
- 何大安，《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》，臺北，大安出版社，1987，12。
- 邢福義，〈說“您們”〉《語言文字學》第9期，北京，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，1996，10。
- 呂光旦 主編，《對外漢語論叢》，上海，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，1998，12。
- 沈炯，〈漢字形音義的廣義語言學解析〉《語言學論叢》第二十一輯，北京，商務印書館，1998，10。
- 周同春，《漢語語音學》，北京，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3，6。
- 金基石，〈朝鮮翻譯韻書中所反映的近代漢語/-m尾韻消失的年代兼論“怎”“甚”兩字的讀音〉《語言文字學》，北京，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，1998，2。
- 林燾，《語音探索集稿》，北京，北京語言學出版社，1990，8。

- 林燾、王理嘉, 《北京語音實驗錄》, 北京, 北京大學出版社, 1985, 2.  
張惠英, 《漢語方言代詞研究》, 北京, 語文出版社, 2001, 2.  
劉乃華, 〈普通話雙音複合詞音強規律初探〉《語言文字學》, 北京, 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, 1985, 4.  
蘇培成, 《信息網絡時代的漢語拼音》, 北京, 語文出版社, 2003, 10.

### < 국문제요 >

“什麼”의 주음은 《현대한어사전》에서 “shénme”로 되어 있다. 그러나 구어에서는 “shěnmé”로 읽고 있다. 이때 “me”의 음고가 4도나 되는 것은 역설적으로 그 앞 음절의 성조가 3성임을 말해준다. 《현대한어사전》은 1970년대에 초판이 나왔으며 2005년에 이미 5판이 나왔으나 “shěnmé”에 대한 언급이 없다.

언어는 시대에 따라 변할 수 있으며, 따라서 《현대한어사전》은 현실 발음에 착안하여 개정판을 낼 경우 “shěnmé”의 발음을 정독으로 하고, “shénme”의 발음을 우독으로 해야 한다고 본다.

주제어 : 什麼, 標音, 音高, 感染, 正讀音, 雙讀音